

外国教育学术译丛

ETHICS AND  
EDUCATION

# 伦理学与教育

〔英〕彼得斯

朱镜人

译 著

1917 1997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ETHICS AND  
EDUCATION

# 伦理学与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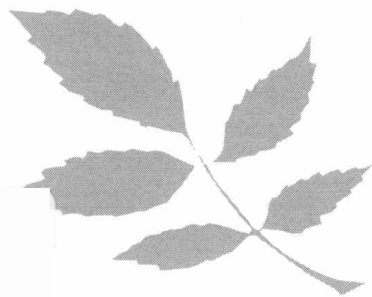
〔英〕彼得斯

朱镜人

译 著

外国教育学术

译丛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2019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伦理学与教育 / ( 英 ) 彼得斯著 ; 朱镜人译 .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19

( 外国教育学术译丛 )

ISBN 978-7-100-17464-0

I. ①伦… II. ①彼… ②朱… III. ①教育学—伦理学 IV. ① G40-0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9 ) 第 08421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外国教育学术译丛

### 伦理学与教育

[ 英 ] 彼得斯 著

朱镜人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7464 - 0

---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3/8

定价：48.00 元

## ETHICS AND EDUCATION

by R. S. Peters

ISBN: 978-1-138-89041-1

First published in 1966 by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The English edition on which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is based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15 by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copyright ©1966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商务印书馆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本书于1966年首次出版，旨在作为教育哲学导论教材使用，聚焦讨论的是伦理学和社会哲学。在教育受到公众广泛关注的时期，这本书提出的教育和伦理学理论观点鲜明独特。它审视了一些问题，如“我们关注的教育究竟是什么？”，为教育提供了适当的伦理学基础。相信该书会引起哲学和教育学师生的注意。

## 作者序

这本著作最初的设想是要发挥两个作用：第一，作为伦理学和社会哲学领域中教育哲学入门教材使用；第二，提出独特的教育和伦理学观点。因此，笔者希望本书会使从事哲学研究的师生产生兴趣。

本书一定会引起两类读者的批评。一方面，讲究实际的教师会抱怨它过于抽象，不能有效地解决课堂中具体的实质性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哲学学生会抱怨，书中的许多哲学观点议论得还不够充分。对于第一种批评的回答是，作为一部哲学著作，这本书已经尽可能地做到具体化了。期望它更加具体，或者说期望它能够为解决实质性问题提供答案，那是没有理解哲学探究是什么，没有理解教育哲学作为教育理论中的促进性要素能发挥什么作用。对于第二种批评的回答是，由于必须符合这本书的性质，我承认，这本书对哲学的论述简单了些，但是，我想表达的是，这不是一部肤浅的著作。换言之，在专门为哲学学生设计的刊物上，我曾提出并详细论述了我的一些哲学见解。在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领域，哲学问题深深地“沉浸于事务”之中，在这些领域工作的人需要学会与那种带有职业狂热的批评者共处。如果

对这种批评的敏感妨碍了他们将自己的观点诉诸非专业人士易于理解的形式，那么，政治和教育理论仍将处于它们长期以来所处的状态——未得到基础学科指导的一团无差别的糊状物。从逻辑上说，基础学科必须在此方面有所作为。

对这本书还有一个较有说服力的批评是，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太短，完成得太快。它应该花5年时间去写作，而不是只用了3年时间。需要说明的是，笔者的许多观点是在写作过程中产生的，书中提出的新观点需要进一步阐述。测绘一份相对而言属于未曾探究过的、几乎没有路标的区域地图是令人兴奋的，这正是出版这部不够成熟的著作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本书的意义在于为其他人提供一些路标，为能够较悠闲地细致探究这一领域的人们绘制一份地图的轮廓。教育哲学中重要的事情是，应当有某个东西去表明它是什么，而且提供一个明确的结构，使学生的批判性官能得以训练。教育哲学一直处于未开发的状态，教育哲学著作的出版也因此推迟了很久。只有在一些哲学家准备朝着大致正确的方向去开垦这片不够成熟的耕地时，教育哲学才会发展成为严谨的研究领域。

哲学本质上属于合作的事业。两三个人聚在一起，相互间用多少有点共同的语言，文雅地进行头脑碰撞，哲学才会有所进展。在这种情形下，很难准确地说明，在一些特殊观点上，谁受惠于谁。但是，我非常清楚，我应当感激本（Benn, S.）。之前，我和他曾花5年时间一起撰著了《社会原则和民主国家》（*Social Principles and the Democratic State*）。这本书第三章的许多理念萌芽于这段时间我

们两人之间的讨论。他目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工作，他还非常友好地从他的新工作岗位发来了对本书第二部分的评论。

许多其他理念，特别是涉及伦理学和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的理念要回溯到我在伯克贝克学院<sup>1</sup>与索（Saw, R.）、哈姆林（Hamlyn, D.）和格里菲斯（Griffiths, A. P.）一起工作的那段平静的日子。在对第二部分深奥抽象论点做详尽论述方面，我特别感激格里菲斯。我们用几年时间不断地探讨伦理问题，并为《心智》（*Mind*）杂志合作写了一篇题为“谨慎的自律”（*The Autonomy of Prudence*）的文章，这篇文章成了本书第五章“有价值的活动”的开头部分。格里菲斯现在是沃里克大学<sup>2</sup>的教授，他对第二部分也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详细的评论。哈姆林教授还十分友好地对本书中最令我头疼的第八章“尊重人”的内容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在较严格意义的教育问题方面，我非常感谢赫斯特（Hirst, P.）。他最近获得了国王学院的教职，我与他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共事过三年。在那段时间，我们曾就这本书第一部分的多数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我也从伯恩斯坦（Bernstein, B.）那里学到不少，他也是我的教育学院同事，我与他讨论了许多社会学问题，他对第四章也提出了很好的评论。教育学院埃尔文（Elvin, L.）主任对第四章也做了评论，

---

1 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是伦敦大学的一个学院，1823年由乔治·伯克贝克（George Birkbeck）创立。——译者注

2 沃里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又译为“华威大学”，英国的一所大学，建于1965年。——译者注

## 作者序

在这里我也要向他致以真诚的谢意。我还要向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谢弗勒（Scheffler, I.）教授表示感谢，他对本书第一部分的初稿做了评论。

我要感谢的人还有国王学院的比尔斯（Beales, A. C. F.）教授、教育学院院长尼布利特（Niblett, W. R.）教授和里德（Reid, L. A.）教授，后者是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我的前任教育哲学教授，他们热心地对出版前的完整手稿做了很好的评论。这本书，正如我开头所说，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成形的。写作过程中，笔者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手稿字迹潦草难以辨认，所以辛苦了不得不去辨认这些潦草字迹且将它们改成清楚可辨字迹的人。因此，我最后要感谢的人是我的秘书沃斯福尔德（Worsfold S.），她凭着耐心和幽默，精确细致地完成了这份不值得嫉妒的工作。

彼得斯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1965年10月

## 译者序

《伦理学与教育》是 20 世纪英国分析教育哲学思想家彼得斯的代表作。简要述评一下这部作品可能有助于读者的阅读。

彼得斯 (R. S. Peters, 1919—2011) 1919 年 10 月 31 日生于印度慕苏瑞 (Mussoorie)。英国布里斯托尔市克利夫顿公学毕业。1938 年进入牛津大学女王学院学习古典学科, 攻读文科学位, 1942 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949 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8 年至 1962 年在伦敦大学先后任哲学讲师、高级讲师。1961 年, 彼得斯应美国分析教育哲学家、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教育和哲学教授谢弗勒邀请, 赴哈佛大学担任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从 1962 年起直至 1983 年退休为止, 任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哲学教授。在这期间, 他还担任过教育学院院长。在他的带领下, 经过一批师生共同努力,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教育哲学发展一枝独秀, 被称作“伦敦学派”, 在英国和世界范围产

生了广泛影响。此外，他还担任过英国教育哲学学会主席，是英国分析教育哲学的领军人物。

彼得斯著述不少。《伦理学与教育》（*Ethics and Education*, 1966）是他的分析教育哲学代表作。他曾主编《教育的概念》（*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1967），与赫斯特共同主编《教育的逻辑》（*The Logic of Education*, 1970），主编《教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973）；此外还著有《动机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otivation*, 1958）、《社会原理和民主国家》（*Social Principles and the Democratic State*, 1959）、《教育与教师教育》（*Education and the Education of Teachers*, 1977）和《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Moral Development and Moral Education*, 1981）等。

## 二

### （一）写作的原因和研究框架

《伦理学与教育》出版于1966年。彼得斯撰写这本著作有两个原因。第一，出于教育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首先，从整个西方教育哲学发展来看，“自从杜威及其所代表的那种哲学消失之后，几乎没有出现过某种生气勃勃的哲学思维在论述具体事物方面能够给人以启迪”<sup>1</sup>。按照彼得斯的话说，“教育哲学一直处于未开发的状态，教育

---

1 本书第6页。

哲学著作的出版也因此推迟了很久”<sup>1</sup>。其次，出于提高教育哲学学术地位的需要。由于教育哲学发展相对较晚，英国哲学界对教育哲学一直未给予充分的认可，而且，“哲学家们对它多少有点轻视”<sup>2</sup>，教育哲学的学术地位因此十分尴尬。彼得斯对教育哲学的这种状态是不满的，希望通过自己和其他一些哲学家共同的努力，使教育哲学得到发展，在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第二，从教育实践看，英国当时的教育制度中存在着教育资源配置等一系列涉及平等、自由、权威、利益、惩罚等理念的实际问题。彼得斯认为，从哲学和伦理学视角探讨涉及这些问题的哲学和伦理学原理，可能会帮助人们认识问题的实质且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

可以说，正是上述两点原因决定了《伦理学与教育》的研究框架。全书共3个部分11章。第一部分“‘教育’的概念”有两章，分别论述的问题是“‘教育’的标准”和“作为引导的教育”；第二部分“教育的伦理学基础”有6章，分别论述的问题是“古典正当性理论”“平等”“有价值的活动”“利益的考虑”“自由”和“尊重人、友爱和人的概念”；第三部分“教育与社会控制”有3章，分别论述的问题是“权威与教育”“惩罚与纪律”和“民主与教育”。

## （二）主要的教育观点

彼得斯在本书中提出了不少涉及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的独特观

---

1 本书作者序第2页。

2 本书第5页。

点。其中涉及教育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 10 点：

### 1. 教育过程有三个标准

“教育是什么”的问题是彼得斯在本书中首先剖析的问题。彼得斯认为，教育概念比较宽泛，但无论怎么界定，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如果教育发生了，那么，一定有某种东西在人的身体中起着作用而使人表现为受过教育的人。”<sup>1</sup>在彼得斯看来，“受过教育的”人与“受过训练的”人是不同的。后者只是表现在有限技能或思想模式方面的能力发展，“受过训练的”人可能是一个高水平的操作者，但他的思想和意识可能毫无变化，而“受过教育的”人则与信念相联系，他的世界观可能会发生重要的变化。因此，在彼得斯看来，“受过训练的”人不能算作“受过教育的”人。他说：“我们不会将一个从不关心真理且仅将科学作为促进物质进步手段的人称为‘受过教育的’人，尽管他懂得科学，了解科学思想并能从事科学实践活动。”<sup>2</sup>为了使成为“受过教育的”人，彼得斯强调，教育过程必须遵循三种标准。其一，“教育”必须将有价值的东西传递给它的传承者；其二，“教育”必须包含充满活力的知识、理解和认知洞察力；其三，“教育”至少要将学习者缺乏意愿和自愿的一些传统传递方法排除在外。<sup>3</sup>按照第一个标准，教育传授给儿童的思想、知识、技能一定是有价值的；第二，传授给儿童的知识不是呆滞无活力的，应当有助于儿童认识世界；第

---

1 本书第 13—14 页。

2 本书第 31 页。

3 本书第 41 页。

三，学习者缺乏意愿和自愿的一些传统传递方法，例如“灌输”法，不是教育应当采用的方法。按照彼得斯的观点，只有同时符合3个标准的活动才能称为“教育”。

## 2. 教育的任务在于引导

对于教育的任务是什么，虽然人们历来有不同的认识，但大致可以分为传统教育派和以进步教育为代表的现代教育派。按照彼得斯的认识，教育的任务在传统教育那里被视为“铸造”，在进步教育的儿童中心论那里被视为“生长”。彼得斯认为两者都有不足：“铸造模式主张的是，将一些内容审慎铭刻在心智上或注入儿童的心智中……儿童-中心模式则强调，应当根据儿童自身发展的规律去鼓励儿童‘生长’。”<sup>1</sup>彼得斯认为，这两个模式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教育的基本任务在于引导其他人进入由一个民族语言和概念构成的公共世界，在于鼓励其他人共同探究以各种较大差别的意识形式为标识的领域。”<sup>2</sup>“传统‘教育观’强调的是‘教育’内容和认知洞察力而非教育方式；儿童中心论强调的是与方式有关的问题，而回避内容的问题。”<sup>3</sup>彼得斯强调，把教育视作引导，则既强调内容、认知洞察力，也强调方式，与教育过程应当遵循的3个标准完全一致，所以，把教育视作引导“是对教育的基本特征最为确当的描述，教育的特性在于有经验的人能够引导其他人的目光向外关注那些基本不受人支配的

---

1 本书第51—52页。

2 本书第52页。

3 本书第43页。

东西”<sup>1</sup>。

### 3. 有价值的活动不是那种提供即刻“快乐”和“满足”的活动

在这本书中，彼得斯委婉地批评了仅仅把“发现快乐的事情”“享受做某些事情的乐趣”和“从中获得快乐”作为活动的理由，特别是作为有价值活动的理由。他强调，教育不能把寻求即刻的“快乐”和“满足”作为学习的动机。如果以获得即刻的“快乐”或满足为课程目标，那么，除了一些工具性突出的课程和活动会让学生感到即刻的“快乐”或“满足”之外，其他一些课程的学习，如科学、历史、文学，则难以让儿童感受到即刻的“快乐”和“满足”。他强调：“大多数人是根据即刻的快乐来判断事物的价值的，或者是从功利的角度看其能否满足需要，当他们提出诸如‘那个对我有何益处’或者‘我在哪里会有收获’的问题时，像科学和艺术这样的活动就没有直接的吸引力了。因为它们提供的是汗水和奋斗而非即刻的快乐，它们的作为满足其他需要的工具特点是难以察觉的。”<sup>2</sup>彼得斯还明确表示，把追求快乐作为活动的目的是无益的，因为“选择某物或选择做某事仅仅是为了寻求快乐，或者是因为能够从中获得快乐，或者因为是一种享受，那是简单地刻画了这里受我们关注的一类活动的特征，换言之，它不是出自职责要做的事，或者，不是出自其他原因要做的事。”<sup>3</sup>给予儿童即刻快乐不是学校有价值活动的本质特征。

---

1 本书第 55 页。

2 本书第 172 页。

3 本书第 175 页。

#### 4. 人人平等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教育理想

教育平等是长期以来人们追逐的教育目标。然而，彼得斯认为，教育平等几乎不可能实现。在他看来，“‘人人平等’作为一种经验性概括，很少能发挥其作用。……显见的事实是并不存在机会均等，也绝不可能有，除非平等主义者准备控制早期的抚养、家庭的规模和生育。做不到这些，人与人之间就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差别，影响实际教育制度的运行。”<sup>1</sup>因此，教育方面人人平等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教育理想。但是，彼得斯强调，尽管人人平等的目标难以实现，但是同一类的人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不同类的人应当有区别地对待，智力正常或异常儿童接受的教育应当有所区别，不然的话，就会产生非正义。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强调：“平等地对待不平等者，正如不平等地对待平等者都会导致非正义”。<sup>2</sup>为此，彼得斯特别强调，人的类别的划分及区别对待的依据不能人为制造，诸如政治、经济、居住地等因素不能作为划分类别和区别对待的依据。例如，不能以居住地为理由来决定儿童接受教育的学校。

#### 5. 将儿童作为人看待是“尊重人”的教育原则的基本含义

教育的对象是人。在教育的进程中，尊重人的准则是人类总结出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经验。所谓“尊重人”的教育原则，其中一个基本含义是指将儿童作为人看待，“他们的不言而喻的权利应该受到认真

---

1 本书第 138、165 页。

2 本书第 138 页。

对待，他们的利益应该受到认真考虑。他们必须被视作自由的人，拥有不受干涉地做符合他们利益事情的权利。在讨论中，作为参与者，他们不应受到专横态度的对待”<sup>1</sup>。彼得斯认为，学校教育贯彻“尊重人”的基本原则需要注意两点。首先，教师要懂得人的概念，理解“人是尊重的对象”<sup>2</sup>，深刻认识人的个性化意识、独特的体格、与众不同的观点在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其次，还要教育儿童们将自己看成人。彼得斯认为，“只有在他们学会将自己看成人时，作为人的他们才会发展”<sup>3</sup>。当儿童学会将自己看成人时，儿童才会愿意维护自己作为人的权利，而且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彼得斯告诫人们，“一个人如果一直受到压抑和打击，他可能会低估自己的价值”<sup>4</sup>，儿童也同样如此。

## 6. 教育必须在考虑儿童利益的同时考虑公共利益

彼得斯认为，教育当然应当考虑儿童的利益，但是，教育“必须在考虑儿童利益及什么是儿童的利益的同时考虑公共利益”<sup>5</sup>。为什么呢？逻辑很简单，因为公共利益也是儿童的利益。尽管“公共利益”的概念比较模糊。但是，考虑公共利益一定与遵守社会规则有联系。他说：“任何认真思考过与公共利益相关问题的人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仅食物和原材料等与公共利益相关，而且遵守基本规则中

- 
- 1 本书第 260 页。
  - 2 本书第 260 页。
  - 3 本书第 256 页。
  - 4 本书第 256 页。
  - 5 本书第 200 页。